

Madame Bovary



(法) 居斯塔夫·福楼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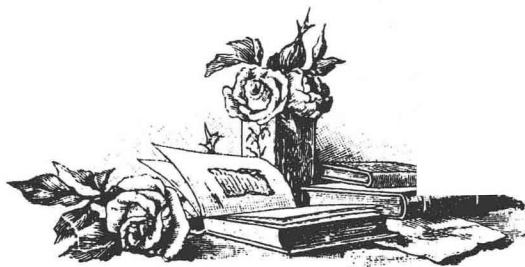
包法利夫人



包法利夫人

[法]居斯塔夫·福楼拜
秋丹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9-005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包法利夫人/(法)福楼拜(Flaubert.G.)著;秋丹
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0.1

ISBN 7-80639-278-5

I.包… II.①福… ②秋… III.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424 号

包法利夫人

作者/(法)居斯塔夫·福楼拜

译者/秋丹

责编/丁朝江

封面/旺忘望

出版/哈尔滨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电话/(0451)6225161

印刷/北京市飞达印刷厂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375

字数/300 千字

版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 7-80639-278-5/I·69

定价/10.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出版说明

这套外国文学名著的编选与出版，宗旨是着眼于提高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素质。素质，作为人的精神和心理特点的总体反映，虽有先天因素，但主要靠后天培养与提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从丰富多采的世界文学之林精选出百部有不同代表性的传世名篇。这些作品对于读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人格、修养、志趣、心态、能力等等，历来有这样或那样的深远的影响和熏陶。在善于阅读欣赏和批判吸收的意义上，这百部名作将有助于提升今天读者的多方面素质。

关于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人为什么而活着与人怎么样活着，这一永恒的

大课题是人生的最根本。不同人有不同的追求与表现。《红与黑》中的于连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他向往自由平等、个人幸福，追寻自我生命价值，又野心勃勃、投机伪善，从希望破灭到死不低头。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的一生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他从困境、痛苦走到功成名就，到头却发现一切都是空假，跳海自杀。而“牛虻”和保尔·柯察金，还有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中的主人公，虽然他们是为不同性质的社会理想与革命事业而奋斗，但都充满无畏的斗志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为信仰而生，甚至为信仰而死。生存就要有所追寻，活着就要有所作为，这是一切奋斗者的人生观和生命特征。因此，奋斗者为了开拓、进取，都表现出非凡的意志和毅力。“牛虻”和保尔在种种不幸和痛苦中战胜自己，就不用说了；就连《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和《一千零一夜》中的新兴商人形象，也是百折不挠的。前者到海外冒险，船只失事，只身流落孤岛，历经 28 年，战胜险恶自然，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占有财富；后者 7 次远航，历时 27 年，屡遭毁灭性打击，但顽强不屈、沉着应付，不畏艰险、化险为夷，每次归来都获得大笔财富。从世界文学名著中，我们可以思索人生感悟人生，或受到鼓舞激励，或吸取经验教训，不论收获什么还是鄙弃什么，都会在不同意义又不同程度上对我们今天和未来的人生发生作用。

选编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还有助于读者在人生修养和人格完善方面提高文明程度。如果说对生活美丑的态度和对爱情问题的态度是两大人生修养的话，那么许多作品在这方面是很能给人以启迪和感染的。《巴黎圣母院》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有的是外表美和内心美和谐统一，有的是外貌奇丑而心灵极美，有的是外表文雅、俊美但内心卑劣、阴险。雨果通过鲜明强烈的美丑对比，揭露真正的丑，鞭笞可恶的丑，肯定本质的美，讴歌善良的美；这正像霍桑在《红字》中通过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揭露当时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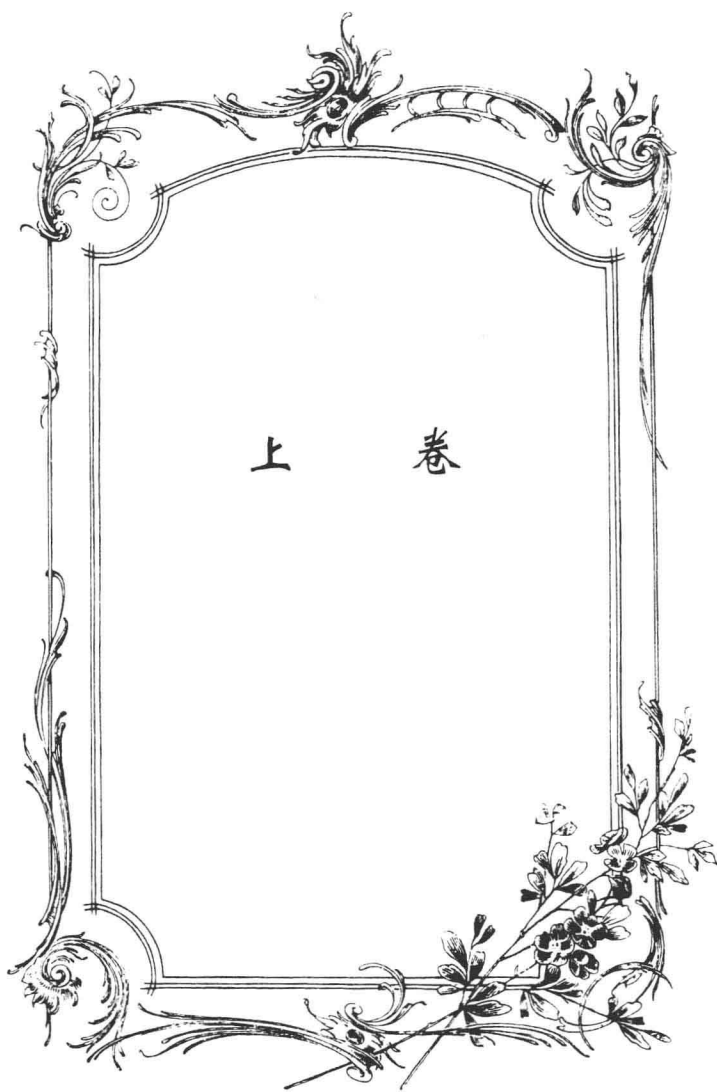
会中金钱关系和宗教的虚伪，也是以人性的善和美来否定生活中的恶和丑一样。这样的作品无疑会对读者的思想感情产生积极影响。爱情描写也一样。《简·爱》、《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一千零一夜》、《雪国》中的女主人公，境界不同，形象各异，但都追求美好纯洁的爱情；而《包法利夫人》、《名利场》、《呼啸山庄》中的男女主角，则多为堕落、放荡之人。各个作品的描写不同，但共同的对纯洁坚贞的爱情的歌颂，对荒淫放荡的情欲的谴责，是充满震撼力感染力的。另有些作品，如《忏悔录》、《少年维特之烦恼》对个人生活史和心灵历程的坦诚再现。《父与子》中的“新人”形象，《悲惨世界》、《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描写，都肯定和赞美人性、人的自由与独立。尽管这一切有着种种时代、社会、阶级、思想的局限，但都是指向人格完善，对人的文明是有意义的。

人的素质也与阅历和文化修养有关。人的自身阅历千差万别，又都有限。具有巨大认识价值的优秀文学作品却能间接而极大地开阔人的视野。从《战争与和平》对俄法战争时期复杂历史的恢宏描写到《罪与罚》对吃人社会的深刻揭露，从《死魂灵》对俄国农奴制之黑暗与腐朽的批判到《汤姆大伯的小屋》对美国南方蓄奴制的罪恶的公诸，从福尔摩斯的不断探案过程到汤姆·索亚的历险故事，从19世纪后期工业文明入侵英国农村前后汤姆·布兰温一家三代的经历到二战期间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阴影……举凡每一部作品，都是对社会历史的艺术再现，对人间悲喜的生动展示，对世俗风情的细致刻画，使读者了解过去与未来、思考人生与世界、丰富思想与知识。所有作品作为杰出的艺术精华，无论内容与形式、构思与表现、手法与语言，都有各自的审美价值；是提高读者的审美水准和文学素养的好教材。

世界文学浩如烟海，优秀之作也如满天繁星。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读尽文学名著。然而如果一个人连几十部、十几、几部世

界文学名著都未研读、欣赏、接触，那他是可悲可怜可叹的。从什么方面来说，这对于一个人的素质都至少是一个缺憾。

百部世界文学名著献给读者，虽然不算多，但也不是少。也许正是这不多不少的不朽之作，能对提高你的素质锦上添花或者雪中送炭。关键是你读不读与怎样读。





第1章

大家正在上自习，校长忽然领着一个没有穿学生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走进教室。正在打瞌睡的学生惊醒了，纷纷起立，仿佛受到打扰的样子。

校长做手势叫大家坐下，然后转向班主任，对他低声道：

“罗杰先生，我交给你一个学生，让他上五年级。功课和操行要是好的话，就按照年龄，把他升到高年级好了。”

新生坐在靠门的角落里，大家几乎看不见他。他是一个乡下孩子，15岁光景，个子比我们哪一个人人都高。他的神情很窘，头发顺前额剪齐，像一个乡下唱赞美诗的人。他肩膀不算宽，可是他的黑钮扣绿呢小外衣，在台肩地方一定绷得很紧，硬袖的袖口露出裸惯的红腕子；背带抽高了浅黄裤子，穿蓝袜的小腿露在外头，脚下是一双没有揩好油的钉鞋。

大家开始背书。他聚精会神，像在教堂听布道一样用心，连腿也不敢跷起来，胳膊也不敢支起来。两点钟的时候，下课钟响了，班主任不得不提醒他和大家一道排队。

学生们平时有一个习惯，一进教室，就将制帽扔在地上，免得碍事。所以大家一到门槛，就把制帽扔到凳子底下，还要恰好碰着墙，扬起一片尘土，这是规矩。

这个新生显然没有注意到这种做法，也许不敢照着做，祷告完了，新生还拿他的鸭舌帽放在他的两个膝盖上。这是一种看不出什么式样的帽子，像熊皮帽、骑兵盔、圆筒帽、水獭鸭舌帽和睡帽。总而言之，这是便宜货。他那不声不响的丑样子，就像一个表情莫名其妙的傻子的脸。帽子看上去像鸡蛋，里面用鲸鱼骨支开了，帽口有三道粗圆滚边；往上是交错的菱形丝绒和兔子皮，一条红带子





在中间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和硬纸板剪成的多角形的帽顶；帽顶蒙着图案复杂的彩绣，上面垂下一条非常细的长绳，末端系着一个金线结成十字形花纹的坠子。帽子是新的，帽檐还在闪闪发光。

教员道：“站起来。”

他一站起来，他的鸭舌帽就掉下去了。全班人笑了起来。

他弯腰去拾帽子，旁边一个学生一胳膊肘把它捅下去了。他又拾了一回掉下去的帽子。

教员是一个风趣的人，就说：“拿开你的战盔吧，不用担心。”

学生哄堂大笑。可怜的孩子愈发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拿着他的帽子好，还是放在地上好，或是戴在头上好。他看了看又坐下，把它放在膝盖上。

教员继续问道：

“站起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新生叽哩咕噜，吐出了一个谁也听不清楚的名字。

“再说一遍！”

全班哗笑，照样听不出他叽哩咕噜说的是什么。

教员喊道：

“声音大点儿！放高一点儿！”

于是新生下了最大的决心，张开大口，像喊什么人似的，扯嗓子嚷着这几个字：“查包法芮！”

教室里轰的一声，乱哄哄响成一片，越来越强，还杂着尖叫，有人号，有人吠，有人跺脚，有人重复：“查包法芮！查包法芮！”一阵乱喊乱叫好不容易才静了下来。笑声堵是堵回去了，可是有时候还沿着一排板凳上，好像爆竹没有灭净一样，又东一声，西一声，响了起来。

不过由于大罚功课，教室里的秩序逐渐恢复了。教员最后听出查理·包法利这个名字，经过默写、拼音、再读之后，立刻罚这可

怜虫坐到讲桌底下的懒板凳。他立直了，正要往前走，可又停了下来。

教员问道：

“你找什么？”

新生向四周张望着怯生生道：

“我的鸭……”

教员喊道：

“全班罚抄 500 行诗！”

一声怒吼，就像 Quos ego 一样，止住新起的飓风。

“不许闹！”

教员从瓜皮帽底下取出他的手绢，一边揩额头的汗，一边气冲冲接下去道：

“至于你，新生，罚你给我抄 20 遍动词 *ridiculus sum*。”

然后他又用温和一点的声音说道：

“至于你的鸭舌帽，你回头会找到的，没有人偷你的。”

大家又安静下来，一个个把头俯在笔记本上。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小时，尽管不知何时何人会不时弹出一个纸球，飞来打他的脸，可是他揩揩脸，也就算了，一动不动呆到下课。

夜晚他在自习室，从书桌里取出他的套袖，把东西摆齐，小心翼翼地拿尺在纸上打线。我们看见他学习认真，一个个字都不厌其烦地查字典，很是辛苦。不用说，他就仗着这种意志坚强的表现，才没降到低年级里。他即使勉强懂了文法，但造句并不高明。他的拉丁文是本村神甫启的蒙，父母图省钱，直到年龄不能再拖时才送他上中学。

他的父亲查理·代尼·巴尔道劳麦·包法利先生，原来当军医助理的，1812 年左右，在征兵事件上受了牵连，不得不在这期间离职。当时，他利用自己漂亮的长相，捞了一笔 6 万法郎的嫁资——一个帽商姑娘给他带过来的。一个美男子，往往爱说说大话显示



自己，好让他的马刺铿锵响亮，络腮胡须连髭，手指总戴戒指，衣服合体漂亮，外貌倒像一个绅士，说笑的兴致却像一个跑外的经纪人。结婚头两三年，他靠太太的财产过活，吃得好，睡得晚，用大磁烟斗吸烟，夜晚看过戏才回家，平时也常泡泡咖啡馆。岳父死了，几乎什么也没遗留下来。他生了气，兴办实业，赔了些钱，随后隐居乡野，想靠土地发财。可是他不懂种田，就像不懂织布一样。他骑他的马，并不打发它们耕地；一瓶一瓶喝光他的苹果酒，并不一桶一桶卖掉；吃光院里最好的家禽，用他的猪油揩亮他的猎鞋……不久他看出来，最好还是放弃一切投机。

后来，他一年出两百法郎，在苟和毕伽底交界地方一个村子，设法租了一所半田庄半住宅的房子。他从45岁起，就整天怨天尤人，妒忌每一个人，闭门不出，厌恶尘世，决意不问外事。

他的妻子从前迷恋他，两人倾心相爱，百依百顺，结果他倒生了外心。早年她有说有笑，无话不谈，上了岁数，她的性子就变得（好像酒走气，变成酸的一样）噤噤喳喳，急急躁躁的。她看见他追逐村里每个浪荡女人，夜晚人事不省，酒气冲天，常常在下流地方叫人把他送回家来！她受尽艰辛，起初并不抱怨，后来自尊心怎么也忍耐不了，索性不言不语，忍气吞声，一直到死。她奔波不停，去见律师们，去见庭长，想起期票到期，办到了缓付，在家里又缝缝补补，洗洗熨熨，监督工人，发放工钱，而老包法利却无所事事，始终负气似的，醒转来只对她说些无情无义的话，一个人躲在炉火角落吸烟，往灰烬里吐痰。

她生了一个男孩子，必须交给别人乳养。小把戏回到家，惯得好像一个王子。母亲喂他蜜饯，父亲叫他光脚满地跑，甚至于冒充哲学家，说他可以学学小畜牲，全身光着走路。他对教育儿童有一种男性理想，所以努力排斥母亲的影响，试图按照这种理想搞家教，用斯巴达方式，从严管教。他叫他睡觉不生火，教他大口喝甘蔗酒和侮辱教堂。可是小孩子天性驯良，总是辜负了他的“好心”。

母亲总把他拖在身边,帮他剪裁硬纸板,给他讲故事,一个人和他谈古道今,充满了忧郁的欢乐和闲话的甜蜜。她的日子过得孤零零的,好胜心早已支离破碎。她把希望统统寄托在这孩子身上,梦想高官厚禄,梦见他已经长大成人,又漂亮,又有才,成为土木工程师或者法官。她教他读书,甚至于弹着她的一架旧钢琴,教他唱两三支小曲。可是包法利先生不重视文学,认为他母亲这样做“不值得!”难道他们有钱让他上公家学校,给他顶进一个事务所或者盘进一家店面么?再说:“一个人只要蛮干,总会有得意的时候”。包法利夫人咬住了嘴唇无可奈何,只好让孩子在村里整天闲荡。

他跟在农夫后面,拾起碎土块,打得乌鸦东飞西蹿。他吃沿沟的桑椹,拿一根竿子像是在看守火鸡,收成期间翻谷子,在树林里跑来跑去,雨天在教堂门道玩造房子,遇到盛大节日,就央求教堂听差,让他敲钟,为的是整个身子吊在粗绳上来回摆动。

所以他长得如同一棵栎树,手臂结实,肤色健康。

12岁时,母亲给他争到开蒙的机会,请教堂神甫教。可是上课的时间又短又不固定,起不了什么作用。功课不是忙里偷闲,站在圣衣室,匆匆忙忙地赶着行洗礼和出殡之间教,就是在做晚祷以后不出门,叫人把学生找来教。他们上楼,到他的房间坐下,蚊子和蛾子兜着蜡烛飞。天气热,孩子睡着了;老头子手搭在肚子上,昏昏沉沉,跟着也就张开嘴,打起鼾来。有时候,神甫给邻近病人做临终圣事回来,望见查理在田地撒野,就喊住他,开导他一刻钟,利用机会,叫他在树底下变化动词。下雨了,或者过来一位熟人,打断他们。其实他一直对他很满意,甚至于说:年轻人记性很好。

太太下了决心,不能让查理这样下去。老爷也许感到问心有愧了,也许是觉得疲倦了,不反对就让了步。他们又拖了一年,直等孩子行过他的第一次圣体瞻礼。

一晃又是半年。第二年他们才决定把查理送进卢昂的中学。约摸10月底,赶着圣·罗曼节期间,父亲自己带他来。



现在没有一个人能想起他当时的情形。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男孩子，游戏时间玩耍，自习时间用功，在教室听讲，在寝室睡得好，在饭厅吃得饱。他的保证人是一位手套街上专营铜铁器皿的批发商。由于星期天不做生意，保证人每月都把他接出来一次，领着他到码头散散步，看看船，然后一到七点晚饭之前，就把他送回学校。每星期四夜晚，他用红墨水给母亲写一封长信，拿三块小圆面团子封口；随后他就温习历史笔记，或者读一本扔在自习室的《阿纳喀尔席斯》。散步中间，他和校工闲谈，校工和他一样，是乡下来的。

他靠死用功，在班上永远接近中等，也一直保持下来；甚至有一次，他考博物得到表扬。但是临到第三学年末尾，父母却叫他退学读医，深信他单靠自己，也会出人头地。

母亲到洛拜克河附近相识的染匠家给他在五楼挑了一间屋子。她把他的膳宿安排妥当，弄来几件木器：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另外从家里运来一张樱桃木旧床，还买了一个小生铁炉子和一堆劈柴，为她的可怜孩子取暖用。随后她陪住一个星期，再三叮咛他正经做人，今后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这才回乡。

布告牌上的课程表，他一念就觉得头昏脑胀：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药理学、化学、植物学、诊断学、治疗学，还不提卫生学、药材论，没有一个他晓得来源的名词，一个一个全像庙门，里面庄严而又黑暗。

他完全不懂，听也白搭，照样跟不上。可是他用功，并且有成本的笔记。他每课必上，一次实习不缺。他干完一天的乏味工作，好像拉磨的马一样，两眼蒙住，兜着一个地方转，不知道磨了些什么。

母亲为了给他省钱，每星期都托邮车给他带来一块烤熟的小牛肉。他上午从医院回来，一边跺脚取暖，一边就拿它当午饭吃。用过午饭，他又朝教室、解剖室、救济院跑了，然后穿过一条又一条

街,回到住所。他用罢房东的简简单单的晚饭,又上楼回到房间,埋头用功。他的湿衣服贴着背上被炉火一烤,一直在冒汽。

夏季黄昏美好,郁热的街巷空空落落。女佣人在大门口踢键子。他打开窗户,胳膊肘靠在上头。小河在他底下流过桥和栅栏,颜色发黄、发紫或者发蓝,把卢昂这一区变成一个令人遗憾的小威尼斯。有些工人,蹲在岸边,在水里洗胳膊。阁楼顶撑出去的竿子,晾着成把的棉线。从对面房顶望过去,一轮西沉的红日,衬着一片清澄的天空。那边,他想,一定是乡下,在山毛榉底下该多凉爽啊!他张开鼻孔去吸田野的清香味道,但是没有吸到。

他消瘦了,个子也长高了,脸上流露出一种哀怨的表情,几乎更惹人关爱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先下的决心,统统丢到脑后。他有一次不实习,第二天不上课,尝出了偷懒味道,索性渐渐不去了。

他养成坐酒馆的习惯,爱上了骨牌。每天夜晚,钻进一家肮脏的赌窟,在大理石桌上,掷着有黑点的小羊骨头——他觉得是他得到自由的一种珍贵凭据,提高了他对自己的尊重。这就像初入社会,初尝禁脔一样。他往里走,把手放在门扶手上,心头兜起一种近乎肉感的喜悦,心里许多被压抑的东西冒出来了:他学会几个小调,唱给女伴们听,迷上了贝朗瑞,能调五味酒,最后,他还懂得了爱情。

整天吃喝玩乐,消磨时光,他当医生的考试完全不合格。当天黄昏,家里等他回来,还准备庆贺他当上了医生!

他一路走去,在村口停住,托人找母亲出来,一五一十讲给她听。她原谅了他,把失败推到考试人员身上,说他们不公平,勉励了他两句,又为他安排一切。5年以后,包法利先生才知道实情。过去的事,他也就由它去了。再说,他从不能设想他生出来的孩子会是蠢才。

于是,查理又重新埋头用功,坚持不懈,预备他的考试题目,事



先记住全部问题。他终于被录取了，分数相当高。这一天对他的母亲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喜日子！他们大摆宴席。

他到什么地方行医呢？道特，那边只有一个老医生。许久以来，包法利夫人就盼他死。老头子还没有卷铺盖，查理作为继承人，就在对面住下了。

但是把儿子教养成人，让他学医，帮他在道特挂牌行医，还不算完：他需要一位太太。她给他找到一位：杜比克夫人。她是第厄普一个事务员的寡妇，45岁，一年有1200法郎收入。

杜比克夫人尽管长得丑，骨瘦如柴，像春季发芽一样一脸疙瘩，但她的收入决定她的确不愁人嫁。包法利太太为了达到目的，不得不把对手一个一个挤掉，甚至有一个卖猪肉的，有教士们撑腰，她也别出心裁破坏了他的诡计。

查理满以为结过婚，环境改善，他就自由了，身子可以自主，用钱可以随意。然而当家作主的是他的太太：他在人面前，应该说这句话，不应该说那句话；每星期五吃素；顺她的心思穿衣服；照她的吩咐逼迫拿不出钱的病人。她拆他的信，窥伺他的行动，隔着板壁，听他在诊室给妇女看病。

她每天早晨要喝巧克力奶，要他一个劲儿疼她。她不住口地抱怨她的神经、她的肺、她的气血。她脚步声音刺激她；人走开了，她又嫌孤单；回到身旁，不用说，是为了看她死。查理夜晚回来，她从被窝底下伸出瘦长胳膊，搂住他的脖子，要他在床沿坐下，开始对他诉说她的苦恼：他忘掉了她，他爱别人！人家先前同她讲过，她会不幸的；说到最后，她为她的健康，问他要一点甜药水，再多放一点爱情。